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7月31日晚，著名作家莫言携新书《晚熟的人》试水网络直播，这本书是他获诺奖8年后的最新小说集。故事依然多发生在高密东北乡。看官有所不知，从去年4月开始，莫言先后去烟台、潍坊等地参观考察，约三五好友在博物馆、纪念馆、文化园中寻幽，在古国遗址、先贤故居处驻足，“晚熟”之人于熏陶中得一种新的体验。

“晚熟的人”莫言在故乡齐鲁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

醴泉寺边寻醴泉

去年底，莫言与王振合开了《两块砖墨讯》公众号。哪两块砖？谦逊的莫言先生甘愿做书法之“砖”去引玉，引更多人书法、书法的重视、对书法在日常应用的重视，而另一块“砖”就是书法家王振。

8月22日上午11时，在邹平市醴泉寺门前，我握到了“两块砖”的手。莫言见我盯着王振不语，就说，王振在舒同身边待了8年，现在是北京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。

一说舒同，我们就有话说了。舒同被毛泽东誉为“党内一支笔”“马背上的书法家”，有趣的是，毛泽东为好多省的省委机关题词写过报头，但就他没给山东《大众日报》题。为何？毛主席说，山东有个大书法家舒同嘛。1956年，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对《大众日报》题写了三种报头，交替使用，一直沿用了14年。

是王振邀请莫言来到他故乡邹平的。作为《经典诵读与书写》主编，他是背诵着《岳阳楼记》长大的，曾写过无数次《岳阳楼记》长卷，现在仍能并乐意随时把“范仲淹”背给大家听。到邹平，他第一站就引着莫言来到醴泉寺内的范文正公祠。

莫言仔细听着讲解员讲述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的经历。刘粥粥断崖故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宋人魏泰《东轩笔录》记载范仲淹少时，“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划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齑数十茎，酢汁半盂，人少盐，暖而啖之。”

走出范文正公祠，莫言突然回头小声道，“范仲淹塑像前的‘范文正公’牌位，‘範’字写错了，应该是‘范’。”

哪儿错了？我回来补课，方得知范氏之“范”，自古以来就没有简、繁体之分，自作为姓氏的“范”诞生那一刻起用的就是这个“范”字。之所以出现混用，原因在于简化字将“範”字简化之后使用了同“范”一样的字形，但是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。

醴泉寺三面环山，因醴泉而得名，醴泉在白山的山坡上，山路不好走。莫言笑着对我说：“记者还怕路不好走吗？我也当过记者啊。一千多年前的范仲淹在这里苦读时，肯定路更不好走。”可不，莫言转业到检察日报，也有记者经历呢。

出醴泉寺东门，上行约五十步，左拐上山。因少有人走，小路长满了荒草，有开荒者种上了韭菜。莫言小心地躲闪着说：“绿草的清香真好闻啊，别踩了人家的韭菜。”莫言老师的话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割草的经历，脑海里满是裤腿上、鞋子上被打湿了的露水和淡淡的甘草香味。

披拉开伸过来的枝条，终于见到了醴泉，泉池有水，但不是喷涌。“醴泉”二字传说是清初著名一时的“神韵派”领袖王士禛祖父象晋所书。莫言说：“看着像启功先生写的，对吧，王振？你说大书法家。”

王振说：“我是邹平人，很惭愧，没注意这些细节。”

“搞旅游，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啊，传着传着就传得家喻户晓了。”莫言说。

醴泉边花椒树上的花椒点点红，有两只红蜻蜓飞来。红蜻蜓少见，莫言说：“在我高密老家，说蜻蜓是俊媳妇变的。”莫言在短篇小说《秋水》中就专门写到红蜻蜓，写的是儿歌：“绿蚂蚱，紫蟋蟀。红蜻蜓，白老鸱。蓝燕子，黄鹌鹑。/绿蚂蚱吃绿草梗。红蜻蜓吃红虫……”

“殷雷起厓际，极目穿寥廓。”这是王士禛《醴泉寺高阁瞻眺怀范文正公》中的诗句。莫言先生此生来，也当有感慨。我几次想问，没开口。

“人文昌盛地，黄河过邹平”

莫言走路很快，健步如飞，我紧跟慢跟的，才跟上他的节奏。莫言说：“我是当过兵的人。”但在邹平博物馆，他放慢了脚步。

首先看到的是丁公陶文。1992年1月2日上午，邹平丁公村一村民在为考古队队清洗陶片时发现，有一块陶片上刻着奇怪的符号，似乎是文字。他立刻报告给考古队，专家对陶片进行核对，最后确认这个陶片是龙山时代晚期的文物，上面文字比甲骨文早800年。听说13个古字只辨认出3个，莫言说：“像猜谜一样，这是我们的先人的智慧啊，字就是画，字画同源。”

“伏生传书故事，这个我知道，伏生是哪里人，我不清楚。我看过国家京剧院的京剧《伏生》，张建国演的。感到伏生这个人了不起，有血性，悲壮。邹平真是人杰地灵啊。”伏生，又名伏胜，是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人，曾为秦博士。始皇焚书，他冒死于壁中藏《尚书》，致家破人亡。汉初用所藏《尚书》教于齐鲁之间。今文《尚书》学者，皆出其门。微弱的身躯，赓续起文明香火。

看到魏晋算学家刘徽，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为3.1416。莫言说：“太伟大了，1700年前就算得这么精确！”

陈仲子、马耀南三兄弟、李广田、梁漱溟……莫言说：“邹平没有理由不成为文化圣地。”

把醴泉“神韵”带回高密老家，莫言赋诗一首，发在《两块砖墨讯》公众号上。诗曰：“龙台看山色，醴泉听雨声。/伏牲脱轻纱，



8月22日上午莫言来到醴泉寺参访，仔细听着讲解员讲述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的经历。

□ 吴文峰 报道

刘徽算法精。/范公苦读处，后乐先忧情。/人文昌盛地，黄河过邹平。”

莫言说，这次来邹平，受益良多，主要是得到了文化上的熏陶。他还调侃邹平人王振：“我们都当过兵，直来直去。我每次问他邹平有啥好吃的，他都说没啥。怎么没有啊？你看纸皮包子，孙大嫩豆腐多好吃啊。邹平我还得来。”

“规矩都是人立的，他们就是立规矩的人”

8月23日上午9点半，莫言来到山东博物馆，参观正在展出的《妙染幽寻——山东省古代绘画精品展》。副馆长杨波说，本次展览是山东博物馆今年重点推出的展览之一，荟萃山东省内六家博物馆的76件/组绘画精品，遴选了元明名家的稀世珍宝。它是全省丹青极品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展示。

讲解员刘蕾娓娓道来，讲解着出自朱熹墓的元代钱选《白莲图》卷和仅有四件作品传世的钱舜咨《苍鹰竹梧图》轴，讲解着以李在、良、吕纪为代表的宫廷画和以倪瓒、陈淳、陆治为代表的文人画等。莫言不时用手机拍下来。

一幅幅纸绢上的无声诗，透着素淡古雅的气息，萦绕着绘画绵延千载的内在精神，浓缩着先贤几百年来思想传统、美学追求和生活观念，呈现出元明以降清晰的艺术演进线索。

莫言对展览中的每件文物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仔细询问作品的题跋和与作品相关的知识，诸如作品来源、艺术性和绘画技巧等。

“莫言的古文字造诣很高，画中的跋语很多都能脱口而出，令人敬佩。”研究馆员、书画部主任于芹说。

莫言还观赏了元代赵孟頫《雪赋》卷和清代郑燮《双松图》轴，他和工作人员共同探讨了楷书四家之一的赵孟頫在创作《雪赋》时的复杂心情，对其中年代的书法艺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说，像《双松图》这样大幅的精细之作在郑燮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，而且郑氏擅长的竹、兰、石和其不常画的松集中在一幅作品中也是很难得的。

莫言一边看一边说：“郑板桥的字，被后人形容为‘乱石铺街’，你看字越写越大，随心所欲，一个字单独看不好，放在整体上就好了。郑板桥不讲规矩，其实，本来没有规矩，规矩都是人立的，他们就是立规矩的人。后来人们说，这是郑板桥笔下的字和竹子。大家就认可了。”

观看陈梗桥书法展时，莫言对陈老早年书写的对联以及近期创作的丈二的毛主席诗词《游泳》比较欣赏，对陈先生“不教一日闲过”临习古本、精研笔法的精神表示敬佩。观展后，省博物馆副馆长杨波把《陈梗桥书法》和陈梗桥著《书画论集》转赠莫言先生。

莫言还参观了《鲁王之宝——明珠檀墓出土文物精品展》，这里展出的明朝第一代鲁王朱檀墓中的出土文物，莫言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冕冠服饰，家具服装、笔墨纸砚、琴棋书画、彩绘木俑等文物。

汉代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、墓地祠堂、木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。汉代人以石为地，以刀代笔，描绘出汉代现实生活、丧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，被誉为

“汉代历史的画卷”。

文物看上去是死的，但好的解说，能把文物唤醒。听着解说员刘蕾的讲述，莫言很赞赏，他说：“解说得很好，专业，精确。”

杨波和卢朝辉两位副馆长邀请莫言题字，莫言笑了笑，略一思索，欣然写下了“蔚然大观”四字。

“高密还有这么珍贵的东西啊”

崔子忠《春夜宴桃李园》轴以李白《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》为内容，围绕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描绘了一片良夜美景和才俊聚首的画面，表现了“开筵筵以坐花，飞羽觞而醉月”的主题。崔子忠存世作品极少，而这幅精细佳作竟然一度埋在煤渣蛛网中，侥幸因收藏家王西泉的慧眼识珠而逃离厄运，重见天日。

根据裱边陈垣曾的题跋可知：此图是王西泉先生在高密的一户人家发现的。莫言看着会心笑了，“高密还有这么珍贵的东西啊。”他用手拍了下来。

刘蕾说：“这幅画虽然无款，但画中散发出的‘静穆雅秀之气’让王西泉先生震惊。他依据自己所藏的崔子忠仕女图等真迹，断定此物为崔氏真笔无疑。他请潍县乡绅、好友陈垣曾在画的裱边写下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。”

在山东博物馆《山东省文化遗产保护片区规划图》上，莫言看到了高密东北乡“青纱桥”的标注。

青纱桥，当地人称孙家口桥，抗战期间著名的孙家口伏击战就发生在这里，莫言的小说《红高粱》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写的。青纱桥也成为张艺谋拍摄电影《红高粱》的主要拍摄地之一，2013年拍摄电视剧《红高粱》时，青纱桥又一次成为取景地。如今，这座桥是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大部分时间，沉默的莫言

在莫言小说《晚熟的人》中，有个推动故事的关键情节，那就是白酒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知青单雄飞拜蒋自善为师，带的束脩就是酒。作为莫言粉丝，我发现，他写的大部分小说有酒的味道，飘着酒香。

今年6月20日上午，莫言到诸城市相州镇参观完王统照纪念馆，直奔景芝酒业参观酒之城博物馆，景芝酒业的工会主席冯金玉是莫言的粉丝，莫言对冯金玉说，我1969年第一次喝景芝白干，那时候都是过年过节才能喝到。

看完酒之城博物馆，他又来到齐鲁酒地参观。途中讲了一个故事，冯金玉记了下来。说的是：“景芝去过属于高密八区，是三县交界的商旅之地，比较富庶。景芝人到高密东北乡去教摊煎饼。老爷爷说，再来景芝人摊煎饼，就给我擀出来。为啥呢？爱享受的人才吃煎饼，煎饼卷大葱，再卷上小烤鱼子，那就不吃的多嘛，这不败家吗？当年高密多吃窝窝头、玉米饼子，没有景芝人这么讲究。”

莫言讲着，大家都被逗笑了。莫言谈到诸城，文化名人真多啊，刘统勋、刘墉、窦光

鼐、王统照，王愿坚，王希坚，陶钝，臧克家……莫言还两次登上超然台，感受苏轼如密州时的气象。

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：“最近，我们跟着莫言老师一路跑，马不停蹄，高密、诸城、胶州、青州、安丘、潍坊、莒县、五莲、邹平、济南，行程好几千里，每到一地方先搜集地方志，然后再看博物馆，名胜古迹。对民间传说，他特别感兴趣。”

“通过这样一种方式，既阅读文字，也阅读自然景观，会让你真正深入一个地方的历史深邃之处。假如要写历史小说的话，我想这些是必须要做的。”莫言说。

6月20日下午，莫言来到峡山水库，盯着浩渺的水面，他是否想到了他少年时期修水库泄洪闸的经历？他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灵感就来自于那段经历。

莫言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。他像块石头，是有重量的石头，是有棱有角的石头。可以在路边，可以在溪旁，可以在山巅，也可以在大厦的底座上。它沉默。沉默是它的生存方式。其实，石头是会说话的，因为把话藏得太深了，好像没说。

莫言不说话，他用文学表达对故乡的爱和恨。故乡啊，恨不得咬你一口那是另一种爱。

“黄河入海大文章”

黄河是如火焰般的奔马，吸引着莫言。8月10日，莫言从潍坊高密驱车210公里来到东营时，已是下午。距上一次到东营已经过去了32年，那次是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参加文学活动，当时东营建市仅5年。如今，这里的城市漂亮得已“面貌一新”。

莫言兴致勃勃地来到孙子文化园、东营历史博物馆、孙武祠参观，仔细观看保存在东营历史博物馆有关孙武身份的墓志铭拓片，现场观看齐笔制作过程。在位于东城的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，他询问黄河流路变迁情况、吕剧团发展现状。

8月11日上午，莫言走进黄河口生态旅游区。初秋时节，满目芦苇随风赋形，远望去碧波荡漾，天高水阔。

站在观景台上，莫言指着望不尽的芦苇荡说：“高密老百姓都叫它们‘苇子’。”莫言对黄河口湿地的鸟类、候鸟迁徙路线、东方白鹤筑巢等表现出浓厚兴趣……听到黄河口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黄河口有368种鸟类，被誉为“鸟类的国际机场”，他说：“在这里待两年，就能认识很多珍稀鸟类了。”

莫言在长篇小说《丰乳肥臀》中写到三姐嫁给了懂鸟语的鸟儿韩，鸟儿韩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后，她成了“鸟仙”，鸟儿自由飞翔的天性，吸引着莫言。

临近正午，莫言体验了黄河口去年新引入的直升机观览河海交汇项目，在距离地面200米的上空，俯瞰壮美的天然“红地毯”、肆意生长的“潮汐树”、月湖、大雁放飞区、黄蓝交汇线，但见黄河以奔腾之势，一头扑入大海，犹如久别的儿子扑入母亲的怀抱。奇景壮观。莫言用手机拍下了这一系列壮美景象：河海的深情相拥、蓝黄的无缝隙交汇……

得知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目前是国家5A级景区，并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被明确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，莫言说：“格局很大，这里会成为世界级旅游景点。这里是幸运的福地啊，世界上只有一条黄河，黄河只有一处入海口，这里具有唯一性，独一无二。”

回到高密，莫言创作了一首新诗《黄河入海大文章》，他写道：“庚子初秋，天清气朗。/乘风破浪，鸟瞰鹰扬。/渤海荡荡，黄河汤汤。/蓝黄交汇，和谐阴阳。/湿地茫茫，芦荻苍苍。/鹤鸣伴舞，鸥鹭集翔。/空阔气象，锦绣无疆。/思接千载，神驰八荒。/最新大陆，无限风光。/歌以咏志，国盛家昌。”

在车上，我们谈到《晚熟的人》。我们都说，自己是晚熟的人。莫言说，“晚熟应该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，就文学和艺术的概念来说，一个作家过早成熟了就会走到终点，希望能不断超越自我，也不希望自己过早定性，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和创造力更长久。”

我说，《晚熟的人》主要是写的故乡事儿，但里面有一篇小说《贼指花》跟故乡的联系不那么紧密。莫言说：“但视角是统一的。是我也不是我，因为观察者是我。”

途中，听毛维杰馆长说，新建的莫言文学馆即将开馆。我想把我报道莫言先生的报纸捐到文学馆里去。不知怎的，我突然想起莫言先生讲过一个细节：“几十年前，我记得母亲给我女儿喂饭的时候，每当她盛一口饭往孩子嘴里递，我母亲的嘴巴也下意识张开。后来，我发现我女儿喂她女儿的时候，她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开。之后，我去欧洲几个国家，也特别注意观察给孩子喂食的那些母亲的嘴巴。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母亲，她的嘴巴都会下意识张开。这个细节就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基础，也说明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作品经过翻译依然能够打动人。人类的母子之爱、父子之爱等基本情感是相通的，这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。”

莫言老师说的这种基本情感，就是美好的人性，同频共振，它超越国度、跨越时空、富有永恒魅力、具有审美价值。莫言在齐鲁大地寻觅，一定看到了很多。

我们期待莫言先生在不久的将来有精彩的呈现。

超然之意谁能解

□ 逢春阶

跨越千年，难，也不难。只要你用心、留心，靠近、贴近。

莫言先生最近走诸城，看邹平，他拜谒了苏东坡和范仲淹。范、苏二公谁为长？范公长苏公48岁也。再进一步说，范仲淹63岁去世时，苏东坡才15岁。但我总感觉，二位年龄相仿，常常在清风月下推杯换盏，把酒论文，偃仰啸歌呢，其实不然。为何产生错觉？因为二公有着同样的志趣和胸襟，有着同样的才华和风度。

往事越千年，风流天下闻。东坡《超然台记》中说：“台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凉而冬温。雨雪之朝，风月之夕，余未尝不在。客未尝不从。撷园蔬，取池鱼，酿秫酒，滌粟而食之，曰：‘乐哉游乎！’方是时，予弟子由适在济南，闻而赋之，且名其台曰‘超然’，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，盖游于物之外也。”

莫言庚子夏秋两次登诸城超然台，感慨良多。庚子闰四月廿五日从超然台回到故乡南山草庐，莫言感叹，“此地距诸城一百余里，吾早有登临之意，然迟至今日才遂夙愿，不因忙碌，实赖懒惰，从今后能做的事尽快做，不能拖延也。”不能等，不能等，有了想法，趁着想法还热乎，还没冷却，赶快做！

莫言当晚命笔：“今日得了夙愿，登上诸城超然台。据传，此台是苏东坡牧密州时所造，然亦有人说原来就有，苏公不过是旧台基础上略加改造而已。然超然台能成天下胜景，实因东坡在此吟风拜月，饮酒赋诗，得千古名句，成绝代华章，遂使一砖木建筑籍文学而名天下，亦令东武僻地因名流而成圣境。若无东坡，超然何在？诗文泯灭，谁知诸城？千百年此地群英荟萃，名家辈出，正是苏公文脉之延续。以一己之力影响地方风气千百年者唯东坡一人也。正是：登上超然台，/襟怀由此开。/坡翁诗在文，/流韵过东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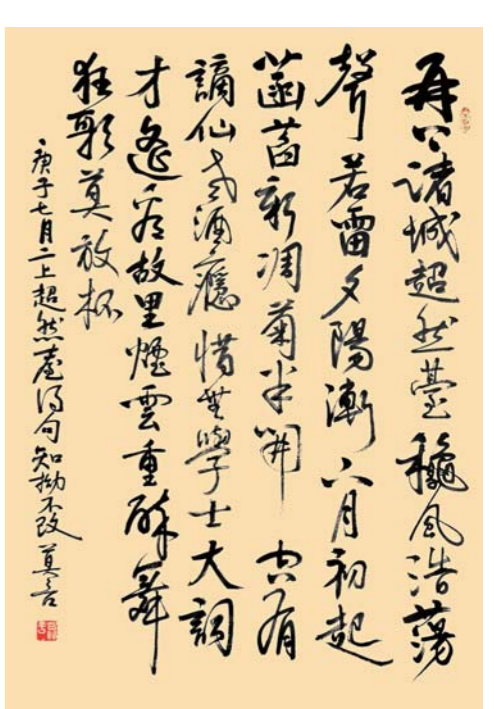
若无东坡，超然何在？诗文泯灭，谁知诸城？著名历史学家、安丘景芝人赵履生曾经描述过诸（城）、安（丘）、高（密）的地理：“假如沂蒙山是山东省的一条脊梁骨的话，那么我的老家就在沂蒙山东的尽头处。水流以脊骨为界，向南流的有沂水和沐水，向北流的有潍水、弥水、淄水和胶莱河。这一带是苏东坡所说的‘桑麻之野’。”

赵履生在回忆中还提到，记得章太炎说，他从苏州动身去北京，过了长江就感到荒凉，过了淮河就荒凉更甚，只有从济南往东看去，仿佛还有点文化人的踪影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有独特地理，则有独特人文。赵履生对故乡有点过于偏爱了。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？但这里的确是块宝地。

历史传说，秦始皇到琅琊东巡的时候路过诸城，见那里民风淳朴，文风很盛。大为感慨，如今诸城皇华镇之名，就源于始皇东巡。苏东坡胞弟，在济南为官的苏子由曾感叹：“至今东武遗风在，十万人家尽读书。”东武就是诸城一带。苏子由这番话，是不是在超然台说的呢？还是在济南说的呢？问天问地皆无语。



莫言（左）与书法家王振在超然台前。



莫言登超然台的感怀诗句。

庚子年七月初二，莫言再上超然台。又有了诗句：“再上诸城超然台，/秋风浩荡声若雷。//夕阳渐下月初起，/蒹葭新凋菊半开。//空有谪仙老酒趣，/惜无学士大词才。//遥看故里烟花重，/醉舞狂歌莫放杯。”

饶有趣味的是，在诗句后面，莫言还注了一句“庚子七月二上超然台得句，知拗不改”就是啊，不改，不改，抒怀嘛！庄子曰：“自适，而非适人之适。”

陪同莫言先生的书法家王振步莫言诗韵，述当时心境。曰：“陪伴仁兄上高台，/晴空万里幻听雷。//谪仙酒馔吴刚酌，/苏软填词月阙开。//高密高粱红最美，/诸城诸子老多才。/超然之意谁能解？/看我先干二十杯。”

我对王振说，莫言先生解得“超然”味道了。王振说，“莫——言（不要说）！你看《两块砖墨讯》公众号吧。”